

信夫  
桑著

恕軒文鈔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7  
2



文庫 11  
A1277  
2

柳田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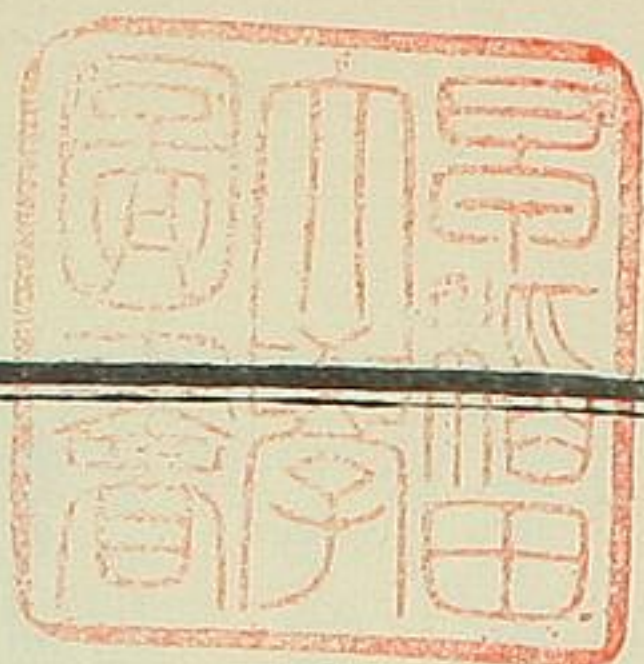
恕軒文鈔卷下

因幡 信夫祭文則 著

新門辰五郎傳

辰五郎者。淺草防火丁長也。居于金龍山之新門。人呼曰新門辰。任俠自喜。捨軀取義。以扶弱抗強為己任。凡防火丁分國字四十七為部號。日本橋居號首。以淺草城北偏隅。號尾第下。每有火役。為他部所蔑如。柳川侯有丁卒兇險逞威。恒歷街丁矣。而街丁莫之能抗也。辰憤然謂部下曰。同一防火丁也。雖我部偏小。豈有為奴輩所屈之理乎。我今將與決雌雄。汝

小舟曰。有精米。



恕軒文鈔卷下  
新門辰五郎傳  
因幡 信夫祭文則 著

網亭曰言未畢接法敏甚以下敘事總不費力妙妙青山曰承接甚敏又曰拉暴一段

老谷曰辰有辭三字下得妙

網亭曰百忙中下註語古樸可愛此法自史遷來青山曰神註妙

等其勉之。言未畢。鐘鼓一響。報火部下一時蹶起。赴之。柳川丁卒整隊而來。兇焰更甚。辰不堪怒。一喝傳令。眾應聲而進。揮鈎飛梯。瓦石雨下。無不一以當百。丁卒皆破腦碎臉。委頓遁去。死者十有八人矣。於是辰自訴市尹。市尹召邸吏對訊。辰有辭。罪得未減。但不允住都下。自此名噪大都。眾呼淺草頭。而莫指斥其名者。頭猶曰長也。辰有妻有妾。往來自如。不異平日。官聞之。召鞠問。辰曰無之事。必出讒口。有司拷掠。或笞擊。或擁石。血縷滴踵。不屈。最後引其妻妾坐側。曰。汝雖不首。是二人者實證之。曰。奴與是輩無一面

青山曰批官一段網亭曰俠客口吻如見小舟曰情到筆亦到青山曰從前二段趁筆入捷甚

識。未知其為誰家婦也。且兒女輩畏官如虎。唯唯是謹。之不暇。又何辭以辨。事已至此。刀鋸鼎鑊。唯在官處之。妻妾竊掣其裾。泣且諫曰。良人在服其罪。妾輩捨軀贖之。辰叱曰。何物姦婦。乃爾溷我。傲然不顧。有司壯之。釋而不罪。後將府召見。遂擢麾下。使從彼於上國。辰感激率部下三百人。奔走兵馬爭擾之間。莫不勉力。辰以一圓二畫為號。外套戎器。皆表識之。方此時。世局一變。京師承荒亂之餘。吏民相扇動。交為寇害。弱之肉。強之食。而一圓二畫。人望辟易焉。既歸徘徊金龍山下。人側目而視。辰曰。我之有今日。實白

公序... 卷之二

小舟曰江戶兒俗語寫出辰口氣半米如見  
 網亭曰筆亦有快氣稜稜銳甚  
 青山曰一句作結妙

衣大士靈驗也。乃捐千餘金。大修其堂宇殿廡。忍岡東照公廟。新建一大華表。命工於辰。辰曰。太平三百年。蒙德澤久矣。今日忘公之德者。非人也。況於江戶兒乎。今年已老。且暮入地。此可以聊報其德也。乃督衆起工。不日落之。一日醉。漫于路。邏卒呵之。且督贖金。曰。贖金幾何。曰。一銖。乃哂曰。謹呈一鉢。自此到家。漫十五回。不亦廉乎。其任俠如是。

恕軒氏曰。古人稱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為客氣。辰五郎之事。不可以為訓也。然比諸世之士大夫自許。而行類商賈。口唱仁義。而心似拐騙兒

網亭曰學史遷留疾傳論贊意而文字變化極妙  
 青山曰舉一事補本傳亦不足  
 老谷曰此事不可入傳中故置贊語中而贊語與人品俱全

者其愈萬倍。余嘗數與之飲。始以為其人寧惡如夜叉。至與之款接。慈祥和煦如菩薩。一日酒間。請余槃礴。余謂彼自困蹇。而慙慙於人也。強先為之。而彼則端坐如初。曰。盍槃礴。曰。奴燥髮已來。未嘗有為賭博與槃礴矣。蓋其翼謹亦如是。余既竒辰五。非尋常火丁。又恐後人與尋常火丁同視也。為作之傳。

中村敬字評。名下無虛士。新門辰僕。聞其名久矣。及讀此文。其人性行態度。躍躍而出。辰得此文。不

朽  
 木原老谷評。昔時防火長。往往任俠自豪。而辰其

尤者。作者豈得無感于世變乎。

蒲生襲亭評余常好讀史記游俠傳百回不厭今讀此傳亦不覺拍案叫快乃不得不呼一大白也鹽谷青山評序次齊整章段肅然其筆與其人稱

三遊亭圓朝傳

三遊亭圓朝江戸人也。姓出淵。通稱治郎吉。世仕加賀侯。父圓太郎。有故脫籍。僑居湯嶋。以笑話為業。生圓朝。圓朝幼而穎悟。七歲善其技。父異之。乃執贖三遊亭圓生。圓生亦奇其才。教導備至。未幾其業大進。方此時。都下業笑話者稍衰。大抵非狸鬼狹僧之事。則狐婚鼠泣之類。無聞不陳。廢矣。圓朝慨然以振起頽風為己任。輒起而排之。運想於世情。摸態於俳優。每陞座。演技。絲竹奏節。絃歌資曲。聲音宏亮。顧盼嫵然。凡一切世間喜怒哀樂愛惡之情。與夫娼樓戲場

綱亭曰。文壇圓朝筆舌風生。青山曰。此一敗笑話家盛衰所由。而在圓朝。尤為一生要點。老兄縱筆

處亦在此

醉客罵詈游冶相思之態以及志士仁人嘗苦食辛  
 死於節斃於義之事無不供其齒頰昂低折旋具極  
 其妙萬客攢眉感歎拍掌稱贊年纔弱冠名大喧於  
 都中弟子數十人以其偏號為榮嘗與俳優市川  
 小團次飲小團次從容問曰吾子亦好男兒一歲收  
 入若干許圓朝曰僕未嘗計算然率不下一千五百  
 餘金也小團次怩怩舍盃而歎曰我以千金俳優傲  
 然自負今而知不及吾子遠甚矣圓朝為人溫和不  
 甚嗜酒善諧歌及書孝于親慈于弟子弟子來告窮  
 乏輒與金若衣出侍盛饌必懷佳肴歸以遺母而於

青山曰小團次事  
 挿叙甚妙與新門  
 傳叙一圖二畫同  
 法於無意處大有  
 意作者苦心處  
 小舟曰序事極妙

其師則事之尤篤先是圓生家貧而病衆無近之者  
 獨圓朝日夕往看護之其病革也為買棺厚葬設祭  
 而去官聞之命使其執都下笑話家柄俗謂之頭取  
 比諸衣錦之榮焉蓋圓朝之技當初專以艷麗壇場  
 而今則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惟一扇一帕敷演古今  
 孝子烈婦之事以裨補風教為主而其言笑態度反  
 有愈於昔日者焉一日來余家曰請為我講史傳余  
 驚曰子亦將學乎曰輒近業笑話者嗚古人糟粕陳  
 腐太甚吾乃欲引據古今史傳以寓寫近今情態更  
 出一大機軸也由是觀之圓朝之技亦將變也

金陵曰切當  
 駁亭曰文境亦然  
 青山曰叙來如見  
 老谷曰敷演孝子  
 烈婦之事與前孝  
 慈云云句相映帶  
 小舟曰結一句大  
 好  
 青山曰結一句文  
 情絕妙  
 駁亭曰余於怨軒  
 文亦云

忠厚文  
 卷之六  
 五  
 詩文欣賞書樓

青山曰贊語尤妙

駁亭曰風骨肖汪堯峯

恕軒氏曰。余聞圓朝兄某為僧。稱永泉。住小石川是照院。圓朝寓宿數年。讀書習字。一日永泉謂曰。凡學術技藝。皆發之性情。苟性之不鍊。何望其技之長乎。抑笑話雖小技。使萬客忽而笑。忽而怒。忽而悲。忽而喜者。故當墜其座。非有壓萬人之膽。則不能也。圓朝大悟。自此其技益進云。豈其有所得於禪理乎。

小水井小舟評。二傳俱是好文字。序事神采楚楚。動人贊語則辰五傳為優。

木原老谷評。恕軒文每於結末用意收繳。以振起全局。了無委靡散漫之態。

成鳴柳北評。恕軒使圓朝重於九鼎大呂矣。

蒲生駁亭評。余亦嘗聽圓朝笑話。忽而握兩把汗。忽而灑一行淚。如讀史遷諸傳。技亦巧矣。今讀是傳。撰寫絕妙。如見圓朝其人。何等巧手。

鹽谷青山評。新門傳與圓朝傳。一雙筆墨。蓋老兄得意作。而辰傳豪快。朝傳瀟灑。各極其妙。又曰。品其文字。勝新門一等。

駁亭又曰。青山評先獲我心。然曰新門文品。下此傳一等。吾不信也。

龜谷省軒評。恕軒文壇圓朝也。以圓朝記圓朝。其

文安得不奇。

青山又曰。此評僕不敢服。何者此文筆墨老蒼。敘事議論並至。卓然足存。柳北所謂使圓朝重呂鼎得之。安得謂以圓朝記圓朝。

祭曰。二子之言。評於評者。何須災梨棗。但嗜好各異。所見亦不同。則吾誰之適從。且書以質諸大方。

。與渡邊鷗洲書

祭頓首。白渡邊君足下。去去年始接芝眉。時僕將治行李歸舊藩。俗務倥忽。不遑款晤。足下乃賦七絕數首見示。僕深愛其風流瀟灑。以不得盡歡為憾焉耳。後下館。侯使僕督鬻政。每晚間揮客。獨把小盃。未嘗不傾想足下。而僕以足下為止善詩。是皮毛視足下也。今春二月。應田鳴子寧招。再來此土。首訪足下。足下欣然設宴。盛談經義。旁及文章。而詩則不置諸齒牙間。與始相見時。何其太異也。嗚呼。賢者胸中不可測。洵如是歟。足下曰。最好讀語孟。乃質以數章。其所



德溪曰志氣稜稜欲兼人

梧樓曰就比喻一轉忽入正意文情雙絕

見與僕嘗聞之師友者無太遲庭可謂奇矣僕每謂丈夫處世經以明道文以述志自有所樹立何必捻髭叉手專思於彫蟲末技哉是以視彼不知經義文章之為何物而徒事吟風弄月者則以為此輩不當一文錢也今乃得才學如足下者收之吾蘭簿中譬如崑山之璞玉不需而自至何其幸也雖然玉不琢不成器請自今以往相共切磋琢磨成一大美器以為後世珍則僕雖一塊頑石亦足增益其光輝歟昨夜論及我吾字義足下曰我對彼而言吾自謂也可謂簡而明矣僕亦引鬪伯比言於楚子之語以資其

敬字曰愚愛讀左氏然鬪伯比數語之妙漫然不省今得此而讀之何其快也

德溪曰卓言不磨

說而漫然以為出于左傳隱公某年歸後就寢中夜夢覺思之則桓公六年也雖一時暗記之失不亦愧乎因更舉其本文以供左右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歷歷四十六字吾字三出我字亦三出末句唯挿彼一字而當時情態寫得逼神不啻足以分拆其字法也句法章法秩然不紊粲然可觀古文之不可及其在於茲歟蓋不明於文則不能解經不原於經則文亦無益世儒舍文而講經舍經而專文無乃失一偏乎其經

梧樓曰一收不費力妙

義文章備而兼之。有如足下者。始可與語已矣。乃欲謝其昨夜漫然誤告之過。與始皮毛視之之罪。排百忙急走筆。但僕見聞極隘。加以旅次無書可參考。不能博引旁證以資足下之說。足下其瞭察之。

橫山德溪評此篇見文則學問不唯其文之雄偉可見。

蒲生駁亭評議論譬喻隨筆生波瀾善學髯蘇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梧樓曰起手乃奇

又曰斜插兒語殊覺有生色

德溪曰奇人

梧樓曰急脈緩受離合得縣

贈田嶋彌九郎引士幾公詩文亦以錢字  
田嶋彌九郎奇士也。數奇而意氣益豪。義苟在焉。不避水火。故人皆稱其鐵石心腸。字曰錢心。兒輩亦稍知其稱。一日群集做惡戲。父老叱之不已。視彌九郎來。相顧曰。錢心來。錢心來。驚散而去。彌九郎聞焉。而喜曰。善哉。字於我。乃名其妻曰阿錢。自號曰錢心。又以命其室。凡自衣服刀劍。至於飲食雜器。皆以錢心字為記。每遇文人墨客。輒必以錢心字請題詠。於是乎錢心之名。噪于遠近。壬申春。余應田嶋子寧招。來寓遠山近水村舍。彌九郎袖錢心序記一卷來。未及

思軒文鏡 卷之十 九

德溪曰如觀

又曰一結餘音悠  
然  
梧樓曰常山蛇勢

叙寒暄大呼曰請為吾作鍊心之文時余代子寧筆  
養蠶新論結想紛紜胸中多事未遑起其稿彌九郎  
屢排戶而來大聲叱呼曰鍊心文如何余謝多忙不  
能彌九郎愈不可掉頭曰無已則屢記鍊心之氏字  
而足矣以邦俗訓鍊字為氏都也余不堪其噪急題  
數語而與之彌九郎欣然曰快矣一揖而去嗚呼是  
可不謂奇士乎哉

橫山德溪評以奇筆寫奇人以奇合奇宜矣成此  
奇文蒲生駁亭評摸寫奇士鍊心行文亦如鍊組一字

動不得

那河梧樓評捻出一奇字來使人拍案稱奇非人  
之奇也以文之奇而已

小山春山評跌宕多姿似魏水叔之風神

養蠶新論引

余遊上毛。締交田嶋子寧。子寧以養蠶術名於世。一日對斟耳熱。余不覺大言曰。余性僻無他嗜好。惟耽文章。猶飢渴於飲食。自分百事不若人。而於文章一技。則雖方今以大家見稱者。不敢多讓也。子寧抵掌曰。僕之於養蠶亦然。請假子手以記我術可乎。余曰。善。於是條記其所語。未數日。二十二篇全成。題曰養蠶新論。因戲子寧曰。昔者皆川淇園代賀川玄悅筆。產論玄悅。每見淇園。輒執其手泣曰。由先生得傳我名與術于千歲。洪恩死而不忘。不知子亦能執我手。

德溪曰。練句簡淨。

又曰。好證左。

朗廬曰。佳說佳謹。

德溪曰。結得好。

泣謝之乎。刻成。因書其所由。

坂谷朗廬評。精神已在其書。序以戲謹遣之。亦作家一手段。

中村敬宇評。愚亦云。又曰。夫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寧之術。亦非吾兄之文不售也。其執手泣謝者。信矣。

橫山德溪評。雖戲謹之餘。亦自可誦。

蒲生襲亭評。寥寥短篇。以大言戲謹出之。反自黃絹幼婦。

題賴山陽枯木竹石圖

敬字曰善狀山陽翁書

枯木三株。槎牙矗立。頑石一塊。峙乎其根。細竹香蘭。錯出其間。上題七言絕句一首。其書遒勁沈着。風致可掬。是為山陽賴翁枯木竹石圖。藏之者常陸中村生也。夫書畫價與不賈。在氣韻之與不之。而形象之功拙。則不與焉。今如此幅。神采奕奕。翁卓犖高邁之氣。流溢乎楮墨間。世之庸手欲賈作。而斷不能者也。生其什襲藏可也。

老谷曰。書畫鑑定之法。一言盡矣。

木原老谷評。山陽先生真蹟。既不易獲。自今後數十百年。知與拱壁同價。

題田嶋其昌書畫帖

柴門靜寂。月升茅茨。庭明梅馨。淺酌一醉。無復推敲。偶把其昌所寄示書畫帖。而展之。水墨花卉。與麗什佳書相伍。雋逸可愛。顧恐足音跂然。乃再呼酒。為題數語。此風趣不可與他人言。唯吾其昌可也。丙子二月念二書。此日盆栽水仙花始開。澹宕姿致。不讓梅花。

大槻愛古評。情韻清絕。其帖可愛。其人可想。芳野金陵評。小品中佳構。使人想其風趣。

◎題武富圮南遺墨後

海南曰：寫得翁之實境，勃勃有生氣。

余之嘗會文於不忍池長醜亭也。坐有偉老人，年七十許，蒼顏種髮，鬚髯如銀。問諸傍人，始知為武富圮南翁也。越三日，以文代贄，訪翁于日比谷邸。翁一見稱佳，尋下筆者數十箇，或點或圈，時刪時補，一々表出其所以不得不然。絲欄內外，率無完膚。退而顧其肅斧，嚴如壯武烈士之立于朝。一字移易不得。蓋翁少壯受學於精里古賀先生，周旋于教堂，侗庵諸老之間。故其精於文法如此。餘事溢為書畫，風神閑遠，亦猶其文當其適意也。揮毫自娛，未幾，杜友某書來

海南曰：敘事活動。

傳其計，將設宴于長醜之亭，以遙祭其靈。徵文若詩，偶探敗篋，獲是書。此其當日刪改所示者。手澤猶新，炷香誦之，覺蒼顏種髮，搖曳于清風朗月之間。因愴然投淚書之，以代祭辭。

大概愛古評。余則及見精里先生者，而武富某當時未聞其名。讀此文，恨不相見也。不知有遺文傳世者否。

題渡伯愿書畫帖

嗟乎妙矣哉。其惜墨如金。淡淡寫去者。倪黃筆意。而富嶽之聳于雲外也。一衣帶水。盤窟東走者。王叔明。而刀水之朝宗于海也。詩之神韻。瀟灑者。如與紀之。菊三溪。晤文之氣。格端整者。似與賀之。永亥。軒話。其他一抹之墨。一點之丹。多髣髴于吾之所曾漫游而觀。是友人渡伯愿之書畫帖也。使余足不出戶庭。再游乎勝境。而再晤于天下之名士。洵為不遊之遊。不晤之晤矣。蓋伯愿嘗以公事東征西役。其足跡幾與余相類。是以其所見亦有似耳。然而余於詩文。隨獲

海南曰此段新奇  
有情致

隨喪。伯愿則輯錄靡遺如斯。可羨已。嗟乎使余慰離群索居之懷者。非茲帖哉。因為之言。

中村敬字評此篇淡淡寫去。庶幾于所謂惜墨如金者。

題山水帖

何處無山。何處無水。何處無月與風之清涼明潔。而  
 永州山水。一得柳子之筆。以發光彩。赤壁風月。一得  
 蘇子之文。以輝千古。於戲人之顯乎山水耶。山水之  
 炫乎人也。友人某持山水帖來徵一言。余謂觀山水  
 如讀書。隨其見之高下。今如此帖。筆筆帶煙嵐風霜。  
 神奇灑脫。使人與永州赤壁馳想於千歲。則余不出  
 戶庭坐評煙霞。豈不亦快乎。觀了。遂為一言。  
 菊池三溪評。以柳蘇二子。雙叩對縮。無一句鬆筆。  
 木原老谷評。亦自才筆。

紅友詩鈔跋

宋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大學法。補試四方畫者。以古  
 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謂可寫。無  
 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於橋頭竹外。掛一酒  
 帘。書酒字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皆病形容。何  
 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蝴蝶群飛。逐  
 馬後而已。此特画工意匠。摸寫之妙。人苟熟是訣。則  
 於詩於文。亦無不可言之題也。花顛道人襟度藹然。  
 无日不飲。无飲不詩。落想來自天外。造語出人意表。  
 幾熟是訣。遂輯成一小冊子。題曰紅友詩鈔。謁余言

聖事曰鑽得有力



網亭曰一結最有  
力

余有酒腸而無詩腸終日飲而不能成一詩乃紅友  
不負吾吾負紅友者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名家  
之詩文頗嘗覽觀是其詩眼則有之也故為一言  
蒲生聚亭評澹澹著華而有色有情此小品上乘

篁村曰文亦如春  
蠶吐絲

老谷曰起至可不  
慎哉一氣讀下句  
法字法俱妙

續養蠶新論跋

昔人評文曰如春蠶吐絲夫春蠶之吐絲其始化也  
如毫毛如微塵蠢焉芋焉以眠以起隨大隨肥既而  
纒纒焉繩繩焉終漸成繭當是時一誤其養則不啻  
不吐絲億萬蠶兒竝頭而斃可不慎哉上毛田嶋子  
寧夙名於蠶事嚮著養蠶新論二十二篇盛行于世  
其後又拾遺補漏成此若干卷蓋前編余代筆之故  
有未盡作者原意焉此篇則子寧手親編纂余所校  
正厘什一而已矣視諸前篇勿論其蠶桑培養之方  
及關係於蠶事者網羅陳述毫無餘憾即叙事行文

條達明暢。意透筆透。所謂如春蠶吐絲者。我於斯篇見之矣。苟志斯業者。與前篇參觀照覽。則其於養蠶豈難乎哉。因跋。

猪野熊渠評。行文僅々二百餘言。筆到意到。不獨見養蠶之實境。併見文字之妙境。

蒲生聚亭評。猪野評穩當。我復何言。古人有句云。滿窓晴日看蠶生。此文前段之妙。何讓之。

昔人評文曰。吐春蠶吐絲。大春蠶之吐絲。其於山也。○養蠶論

◎譚故書餘跋

篁村曰。提學與文為骨子。

又曰。叙處。

又曰。叙出。

學雖該博。不本於經術。則無所樹立。文雖富贍。無裨於世教。則不可用。是金陵先生之恒言也。先生經術深湛。踐履純粹。建大旗于文壇。育英養才。殆五十年矣。將府嘗徵為儒負。以督黌政。其所以教迪生徒。一以躬行為先。不專以講習為事也。既而王政復古。徵拜大學博士。先生不欲以官為家。乃去買田于城西大塚里。繙花譜。培桑麻。恬淡自娛。先生之於出處。可謂得其宜矣。浮屠日正師。有志於聖賢之學。深服先生之為人。頃將就先生文集。鈔傳紀若干篇。以上梨

棗來徵跋。客謂余曰。先生先德行。依經術。不復刻意於彫蟲。其經解數部。詩易以下。既脫稿者。堆積机案。今舍彼取此。何也。余曰。否否。先生雖不刻意於彫蟲。而茹經嚼史。溢而為言語。發而為文辭者。沛然不可止。且其平生聞忠臣孝子烈士貞婦之事。必問其姓名鄉里。以紀其事。傳其跡。洗冤闡幽。唯不及是懼。蓋先生為人忠厚。其文亦類之。斯著一出。世之為人子。為人臣。為士為婦者。必將有必感奮興起。則此文之有裨于世教。果何如也。若夫校刻其經解數部。以定先生千秋之月旦。則吾黨他日之責也。客首肯而去。

篁村曰。結文章。

又曰。結學術。金陵曰。謝謝恃焉。得暇者在于此。

篁村曰。繳收起句。照應周匝。

因次其言。

芳野金陵評。無縫天衣。不見鍼縷之痕。蓋近業之傑作矣。但推稱過當。予何當。無寧掇阿所好之毀乎。

鳴田篁村評。敦厚雅澹。文腴而醱。莊極是吾兄細心之作。  
木原老谷評。文氣豐厚。醱正筆圓。非此不足以跋翁著。

先妣諱定孺人墓表

嗟乎是先妣諱定孺人之墓也。祭豈忍表之乎。雖然祭而不表。誰表之者。乃拔涕表之曰。先妣名千賀。管谷氏。文久壬戌閏八月四日病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八。浮屠氏謚曰諱定院貞操明心。葬于東京築地本願寺子院法重寺之域內。當時祭遠遊無方。以故不能扶持病牀。以辭訣枕頭。恨何可言哉。嗚呼。祭生二歲喪先考。獨由先妣之覆育。以得成長。時家道甚衰。先妣縮節裘衽。拮据經營。恒謂祭曰。汝力讀書。男兒之不解文辭。與女子之不善縫紉。同是無用長物。而

敬字曰。余母亦有似焉者。讀之不覺涕泗之霑襟也。

已。稍長給資就學。以祭之不肖。得以處世。實先妣之賜也。慈母而有嚴父之恩。欲報之德。何啻海嶽。而反使其終生憂念不安。食與寢。將何面目以掃其墳。況異日見諸地下乎。諺曰。子欲孝。則親已亡矣。一念及此。五內為裂。獨慈訓在耳。得因文墨。以樹立于世。庶幾少慰其靈也耶。先妣為人端正。善縫紉。樂振施。生二男三女。皆先沒。今存生者唯祭與姊二人耳。今茲明治七年八月四日。為其十三年忌辰。乃追悔孝養之不及。慨然書之。以表其墓。嗟乎哀哉。

木原老谷評。真摯之文。一讀動人。又曰。叙孺人言

愛古曰。結得餘情不盡。

行。塵塵數言。便見其賢。此非庸手所辨。

大槻愛古評。老谷評至當。余亦竊以此文為卷中

佳作。

此處有極淡之墨迹，似為正文之殘留或後人塗改，內容難以辨認。

小舟曰起首非虛設遠伏未段又曰小叙有致

服部杏圃錦花磁碑

隆然特起於墨水西岸者為待乳之山。余屢遊乎茲。掇芳艸。蔭喬木。玩風月之清景。娛花雪之奇觀。徘徊顧望。久而不能去。其下有服部杏圃者住焉。以錦磁為業。一日往訪之。杏圃曰。吾設色於磁。其營運。摸寫。與施之于楮于絹者不異。我邦善陶者。往時有瀨戶四郎。有伊勢五郎。輒近則仁清。乾山。或擬藻菴。或摸洋瓷。世爭珍之。所憾者未精於拙法。比之舶載者。不得不瞠若于後。豈不可惜哉。頃同社胥謀欲立碑以表我技。子盍為吾記。乃買酒西隣。對斟數時。遂為略

老谷曰接法甚佳

卷之十一

音文

小舟曰緊應首段  
老谷曰突如而起  
倏然而止金石鐸  
鏗

叙其平生。曰杏圃家世幕府小吏。少壯絕意仕途。瀟  
灑風流嗜酒好豪舉。以故家道頓落。則以画磁器為  
業。十數年間精意於此。能兼採衆美。以成一家。肥前  
伊萬里固名於陶。閑叟公一見杏圃所製。嘉獎不措。  
遂延之其國。使工人就學。自此其名藉藉喧傳于世。  
云。客歲官開博覽會。杏圃獻其所製數器。稱旨。命齋  
往澳國。時人榮之。余聞山水秀麗之氣融成雲烟霞  
彩。凝成金石人豪。則杏圃之才之美。技之精。豈得無  
非待乳山靈淑之氣之所致乎。今乃立碑于此。永與  
是山之勝傳諸不朽。豈非地靈人傑之兩得者乎。乃

湖山曰此歌絕妙  
絕妙何俟吹毛思  
論  
愛古曰湖山詩人  
故能知詩旨如此  
網亭曰余常愛東  
坡放鶴蒞子丹二  
歌諷誦之今讀此  
歌亦琅々可誦

係以辭曰。  
山蒼蒼兮水迢迢。曉星落兮宿霧消。乘輕舟兮凌空  
碧。絃歌湧兮魚龍跳。水吞紅兮山吐紫。地極奇兮出  
奇士。服杏圃兮吾黨奇。陶画燦兮若錦綺。獻明公兮  
公稱揚。輸海外兮外人驚。手摩挲兮自珍惜。價千金  
兮固其當。金碧兮小李將軍。丹青兮大癡黃氏。乳山  
月兮墨江花。拘住君兮傳芳址。  
木原老谷評。極合格極齊整。金石之文宜如此。唯  
歌詞未盡善美。公其勿惜餘力。  
大槻愛古評。待乳山之乳。待杏圃以育之。宜矣其

忍年文抄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音文

技之精也

中村敬字評。田子養蠶。服子製磁。俱為邦國生息  
產物。以利邦國。其功大矣。吾輩尸素。讀此二篇。能  
無愧乎。

恕軒文鈔卷下終

恕軒文鈔補遺

因幡 信夫祭文則 著

物外雜題

辭官身更閑。晴嘯又雨讀。文骨老如松。詩神淡似菊。  
一朝秋氣清。角巾訪林麓。

中村敬字曰晴耕雨讀人人所道而晴嘯則君  
為始祖矣又曰文骨詩神獨造之熟字洵好

其二

買書還鬻書。裁衣復典衣。拮据半生裡。自有思依依。  
兀然燈下坐。種髮影稀微。

大沼枕山曰一二書生常事然未  
經人道敬字曰閒淡如其為人

其三

課罷報鯨吼。默然似塑口。籬下秋艸繁。園趣濃於酒。陋巷人不來。琴書是熟友。

敬字曰起二句奇而德又曰愚訪先生時瀾翻講辯隔襖而聽育共之勞不堪感服

其四

從音響幽居。出迎唯老漁。徑松風蕭瑟。籬菊秋淡如。茶鼎烟縷縷。一卷養花書。

其五

人情薄於紙。世路如累碁。要避風波險。韜蹤伍野麋。花月天賜在。依然愛吾癡。

春初感懷

碌碌復碌碌。馬齡三十六。既日且愒年。閱遍書幾篋。雙鬢斑帶霜。支骸瘦類竹。性粗缺細行。動被鄉曲譏。斗標入新陽。東風及白屋。窓外鳥聲和。墻陰梅花馥。當是好景時。未能裁春服。三盃遣深愁。一琴占清福。烟霞養性情。花蟲娛耳目。汲溪煮苦茶。拾薪作糜粥。貧富托碧翁。悠悠老窮谷。得喪皆有時。不願遷喬木。

小野湖山曰排宕元傲奇氣溢于紙表敬字曰湖翁評確矣又曰鬢斑性粗雖謙矣而亦實事也支體類竹則非今日之怒軒先生也又曰先生實彈琴乎否

賀岡安遇新居次其所揭元人韻



移得松與竹。相映日三竿。鼎茶醒殘夢。庭柯帶醒看。苔石青猶濕。禽鳥聲不寒。琴書聊自娛。達者隨處安。

森春濤曰。五律用古辭者。宜如此也。敬字曰。未句有悟於道者之言。

新正試筆

手展華箋試一揮。從他墨瀋點新衣。滿窓初日照春色。愛此雲烟繞筆飛。

湖山曰。知是醉餘之作。以詩中無酒字為妙。

墨陀觀花

吾妻橋畔雨初晴。烟水微茫天欲明。萬朵櫻花眠未寤。早歸人尚帶醒行。

龜谷省軒曰。春景如描。敬字曰。妙絕。

其二

年光有限樂無窮。片片花殘兩裡風。不省三春看欲盡。無心鷗浴碧波中。

題芙蓉石

蕞爾一拳石。喚作小芙蓉。磅礴雲烟動。氤氳秀氣鍾。面與雪光淨。頂同樹色濃。置諸筆研側。酷暑凜如冬。世事多憤憤。撫汝豁塵胸。酒則對汝酌。茶則向汝供。東海在袖裡。不羨萬戶封。

枕山曰。語字峭健。省字石文。

作樂花歌 字面見萬葉集

東方英華氣。一種生靈卉。命曰作樂花。豐艷真可貴。  
千朵萬朵風芳芬。單瓣重瓣雲繽紛。大堰之水茅渚  
里。無峽無山不白雲。妍冶幾日媚春霽。帶得旭光麗  
更麗。俗李凡桃難匹儔。牡丹海棠豈伉儷。誰秉詞筆  
當甲科。勢人宣長曾有歌。取喻和魂非虛賞。足向萬  
邦揚國華。君不見大地球中無匹敵。日本人誇日本  
花。

鷲津教堂曰。旭光句作後段地何等章法。枕山曰。英華二字為一篇張本。敬字曰。非先生本色。

題蠶桑餘事

只說全家長養蠶。相逢一夕把盃談。胸襟清似刀江  
水。君是關東快活男。

其二

蠶兒上簇定如何。女採條桑母結窠。不道匆忙無寸  
暇。今年繭比去年多。

敬字曰。愚喜此種調。

那須宗高射扇轂圖

娥眉艷裝宮錦袍。洋心搖搖出小舫。高表紈扇麾我  
射。我軍射手誰最豪。晚烟橫陣日未沒。北風捲浪浪  
凹凸。東軍列馬西軍船。白旆赤幟翻不歇。那須壯士

字與市弱冠人推穿揚技。轅門受命不敢辭。勁弓在手決然起。此役奉檄出京畿。生不滅敵死不歸。敢將一箭為小事。得失偏關成敗機。立馬平沙鼓猶遠。一鞭蹴波天欲晚。瞑目禱神有眷眈。漸覺風浪觸鞍穩。手抽鳴鏑心自祝。翕然一發斷扇轂。飄搖紅影舞空中。有如蝴蝶不可撲。嗟乎此箭不中可如何。唯應自勿沒蒼波。至誠感神無今古。英名千歲未消磨。吾展此圖憶當日。感慨淋漓淚滴膝。暮風一陣何處來。恍疑波浪遍吟筆。

枕山曰。句句精當。的是老手。湖山曰。順筆直走。快誦可愛。但結未盡善。可惜。敬字曰。愚曾題此圖。

曰。一箭成名。死心精誠。所貫入。入深。琵琶。繪畫翁孫。話紅扇。翩翻舞古今。附書乞教。

春曉

曉鶯喚夢夢回遲。正是簾前雨歇時。隔水山如新沐罷。烟鬟霧髻翠淋漓。

其二

鶯聲恰恰柳青青。曉靄深籠春一扃。宿醉未醒頭尚重。枕頭卧看養花經。

枕山曰。佳絕。可誦。省軒曰。此種佳絕。宜使玉人唱之。於水晶簾裡耳。

揖鷗館圖

家在東寧江水頭。心追江水日悠悠。主翁冷眼人知。

否不揖王公揖白鷗

枕山曰結句豪放似東坡翁省軒曰冷然而善

喫牛行

近來風教務開化。新事新聞競雄霸。就中一二稱富  
豪。彼設會社此校舍。別有割烹創新樓。白布朱字題  
屠牛。庖丁所觸驕然解。鮮肉盛來紅似榴。鼎烟沸々  
添盤趣。佳味敢讓雁與鷺。飯客呼飯酒客觥。豈畏田  
神饗肉怒。君不見火角當年走燕卒。七十復城何衝  
突。又不見繡衣有時入郊廟。犧牲登俎孰翫。何況  
委命厨下奴。皮供寢處肉供舖。牛兮牛兮吾憐汝。問

喘良相今在無。雖然牛樓一開世。嘖嘖無復人談舊

會席

會席調理家巨擘通名

省軒曰此篇不過一時戲作然亦可見其吞牛之氣春濤曰一結乃妙諸公盡評及乎

江村夜景

夜靜江村月一彎。遠帆有影破浪還。漁家斷續皆臨  
水。補網燈明竹樹間。

湖山曰淡遠可愛敬字曰湖翁評得好

秋江夜泊

滿窓霜月照入明。數盡流年夢不成。逝者如斯吾與  
水。三年客路聽江聲。

枕山曰此卷第一好詩可撓入  
故翁集中省軒曰陶鎔入妙

敬字先生以愛敬歌見示次瑤韻却奉呈原

君曾作長歌。敷行言愛敬。博愛之謂仁。居敬可盡性。  
愛敬盡事親。四海兄弟盛。懃認日日新。百事無邪行。  
孔曾授受明。思孟微言硬。一部孝經義。愛敬尤甲令。  
父子與君臣。奉此相顧娉。愛敬真內積。浩氣始外橫。  
乃發為文辭。亦自筆力勁。君眼光如炬。少壯識已定。  
耿耿抱隱憂。皦皦心如鏡。獨力羅古今。孤掌批群聖。  
遂踏萬里洋。研磨決負勝。睨視一世雄。氣焰壓千乘。  
著書近等身。汗青資談柄。滔滔聲利士。瑣尾類鷓鏡。

綠衣兮黃裳。歌舞娛衛鄭。雖無蝨斯德。徒知育子姓。  
白日驕妻兒。暗夜窺溫清。或聞先生風。無乃頭腦病。  
嗟乎祭何幸。文壘才鋒競。屢受巾幘贈。時被錦袍淨。  
蕪辭載尊著。何賜代此慶。事業將文章。量力施有政。  
民心視天心。天聽從民聽。仰首一鳴號。其哀之亦命。

敬字曰譽言高於  
天愧汗流至地

龍川觀楓原五

秋天清且高。秋山波勢健。林深鳥不驚。溪淺魚欲遊。  
紅葉映白雲。仙洞應不遠。

省軒曰四句新奇敬  
字曰不着力自好

其二

小邱臨淺溪。溪響沈又揚。人骨清於鶴。楓心冷似霜。鐘磬度林表。蕭寺水一方。

敬字曰龍川實景

其三

染出紅女紅。四望風致宜。鰕亭三盃酒。一朝忘百支。閑咏杜牧句。新月纖于眉。

省軒日照應有致

自遣

擇友不歎知已少。息交偏喜讀書多。衡門盡日無人

訪。一任村童說雀羅。

抗山曰益者少而損者多矣所以取友於書中也敬字曰愚則與此承句正相反矣浩嘆省軒曰隨

其二

自憐命薄似殘灰。熱欲生時冷已來。好是艸堂風雨夕。一盃村酒洗靈臺。

湖山曰二首皆佳語意沈着似管茶山敬字曰酒洗靈臺自是人間清福何命薄之有

悼兒寬 并引

兒寬生元治甲子。死慶應戊辰。年僅五齡。不幸夙喪母。獨與余居。晝則與余追隨。夜則睡

在懷裏零丁孤苦形影相依湖山曰語々真

淚時余住北總仰望筑山俯臨縮江兀坐散

步籍酒遣悶兒每誦賴山陽泊天艸詩以慰

余無聊如此數月偶患痢疾一卧三日溘焉

而逃悲夫老友菊池子顯為撰墓銘悉其平

生故今不贅焉

天耶命耶奈吾兒況是頻歲多傷悲幾度卜居難得

往于毛于總六處移糟糠有妻成速逝兒也今日何

處之婦可復娶居可卜有兒無兒不復期隣汝喪母

係窮獨愧吾無婢自熨炊孩提來寓筑山下髻髮往

遊縮水涯朝起拜爺即歡婉夜眠伴爺仍笑嬉端坐

臨摸色香字高聲朗誦天艸詩龍駒鳳雛或可匹階

砌芝蘭何足竒笑顏一別猶如在時入夜夢牽情思

昊天不怒遺此子使我老淚長垂垂遙想北總寒艸

裡霜白一片寬兒碑

枕山曰令人頓興窮泉埋玉之歎湖山曰慘惋悲  
痛使人不堪卒讀敬守曰發于真情者語不期工  
而自  
工矣

熱車之金  
補遺  
吉文所賞言

余一日觀櫻於墨江歸則餘興未盡偶把佳稿讀之恍見霞彩花光之爛然乎紙上也。

明治九年四月十日夜 辱知省軒行拜評

恕軒文鈔補遺 大尾

# 恕軒文鈔跋



友人信失恕軒刻其文初集既竣  
予素求余一言每經於文其何得  
喋容像為然儉受觀劇猶多  
其語况於多令文字存失為多  
作既謂之文章宜為斐然可觀

思平文步  
友  
行文賞言



者也而世儒徒以劉涓子竊傳忠烈  
句棘勃存理窟龐有一點生之字  
傳人一讀未經老輒欲睡其軒  
堂者有見於世者其所作不臨襲  
于前人自為一家奇拔斬新  
有斐然可觀者為今本集之成

但此尚為倖處猶必矣雖然其軒  
才多學博而政獻未備猶自執  
鉛槧斲之不倦則其所造詣  
豈止於此哉異日二集三集之出也  
其必將愈新而益斐矣余刮  
目以待

熱輻文鏡 路 音文欣賞書樓

明治十年九月

柳北成島弘茂



豊海城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48-13684

明治十年五月廿六日板權免許  
明治十年十二月廿日出板

著述并出板人

信夫

祭



第六大區六小區  
本所松坂町二丁目十八番地

發賣人

松崎半造



第五大區一小區  
淺草須賀町二十三番地

發

兌

行

大坂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河内屋喜兵衛

同心齋橋筋一丁目

秋田屋市兵衛

西京三條通高倉東入

出雲寺文二郎

東京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銀坐三丁目

山城屋政吉

